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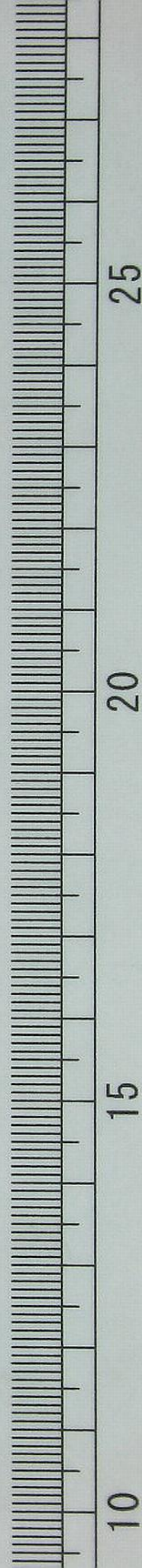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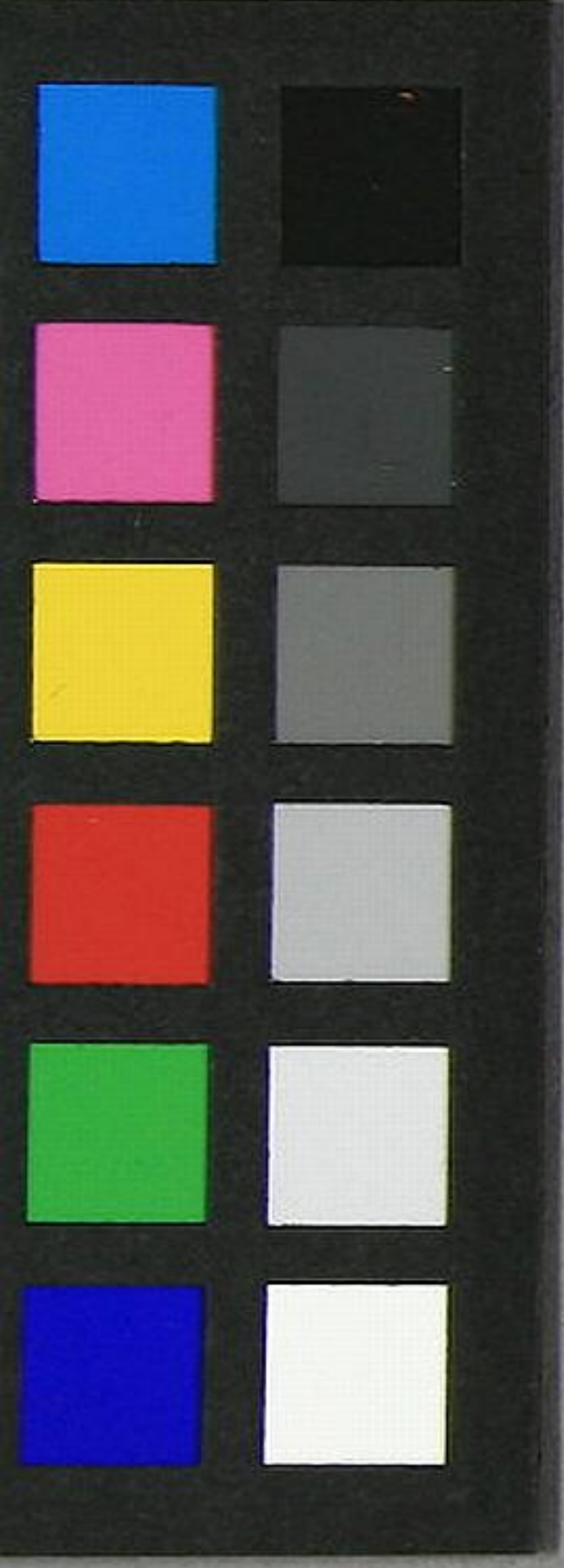
隨園文新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3

3



文庫 11
D 233
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7320

柳田泉文庫

柳是仲明書

尹司空來金陵道足下廬墓講學不應試與海
昌相公書累數千言以道自任僕始聞而驚繼
而惑不敢不通書於足下嘗聞君子不與名期
而名至名不與爭期而爭至名者君子之所樂
受而爭者君子之所甚危也然同乎人以得名
名難得而難敗異乎人以得名名易得而易敗
莊子曰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死焉今之人有

大月之書

百三一

廬墓者乎有講學者乎有不應試者乎人所不
爲而足下爲之其得名也宜然人所不爲而足
下爲之則是異乎人以得名也恐爭之者至矣
古之君子不招人之爭而常有以待人之爭待
之云者非誇至而爲之辨也期於理足而名不
可敗也天下大矣九州之人才衆矣古人之書
亦至多矣書能使人智亦能使人愚能使人欲
然不足亦能使人傲然自持善讀書者常不足

而智不善讀書者常自恃而愚足下廬墓無乃
愚乎講學不應試毋乃自恃乎且三者之名又
不容兼收也講學必講禮禮不墓祭而何廬爲
不應試必隱隱不與人接而何講學爲孔子一
則曰從周再則曰從周既講學矣必遵時王之
制而何以不應試爲以子之名考子之行吾爲
子之危之也雖然廬墓近孝可行不應試近高
亦可行惟講學近偽且大妄斷不可行蓋嘗信

孔子而疑宋儒矣。孔子編詩不作詩，贊易不擬易，修春秋不自爲綱目。今所傳論語乃孔子死，有子曾子之徒追記之，非孔子朝作某語暮命某人作語錄也。三月無君則孺皇然，六十返魯述而不作，使孔子貴且顯，或早死至今無講學名論語曰學之不講講之云者，謂講求在己之學，審問明辨，益其身心，故與德之不修同憂。非如後世聚徒立舍者之所爲。今顯宦者猶閉門

絕迹庭無人焉，而足下一布衣，乃披皇比坐南面，擁弟子數百人，身賤而道貴，名隱而實彰，於己不安也。縱安于己，其安于人乎？必有憎且忌者爲處士橫議之說，以摧敗之前代。駕湖東林無理已甚，足下從而效之，過矣。當今堯舜在上，足下爲鼻夔，可爲巢由，可爲孔孟，則不可何也。孔孟之與堯舜不並立者也。不知此亦不足以爲孔孟幸三思毋悔。

覆兩江制府策公問興革事宜書

某月日明公公牒到縣命將地方應興應革事
宜明析敷陳具見大君子尊主隆民卓然有所
建立之意。枚伏念江南州縣七十有奇其間剛
柔異俗風土異宜印官爲所得爲不必煩稱工
大府若冒陳細事在上爲侵官在下爲塞責
所以副盛意也其所應陳者或同是恩施而應
分緩急或名爲成憲而實可變通或事關全

而非敷奏不為功。或效在百年而非駭俗。或
辦此則責難君子之事。明公其有意乎。夫
蠲租賜復之恩。未有隆于

本朝者也。

皇上登極未久。已兩免天下全租。言哺熙熙貧富共
之。獨不免累年積欠者。非

聖心有所吝也。以為蠲者上之特恩。稅者國之正供。
一兩不相假。政體宜然。然積欠有應徵者。有不應

徵者。有雖應徵而不能徵。一民欠吏侵此。應徵
者也。圻荒水旱。此不應徵者也。吏雖侵而民亡
民雖欠而民亡。此雖應徵而不能徵者也。一
例徵之。勢必屈筭而行。或命後來業戶。或人
代償。或取現在田廬。將圻糧飛入官。雖過以
不能言其理。民雖強認而無以服其心。此似
宜分別詳勘。奏請

聖裁。與其寬百萬應納之稅。以恩富民。孰若免

不○應○納○之○稅○以○恩○貧○民○乎○常○平○者○漢○時○良○法○也○
東○漢○劉○般○傳○中○已○極○言○其○弊○而○今○更○甚○其○弊○也○
穀○官○往○買○商○亦○往○買○商○買○而○穀○仍○賤○官○買○而○穀○
必○貴○者○何○也○商○東○買○而○西○賣○官○一○買○而○不○出○故○
也○當○其○買○時○運○工○若○干○撥○若○干○及○其○時○也○省○
鼠○耗○之○鬱○蒸○耗○之○一○縣○貯○三○萬○石○十○縣○便○三○
萬○石○矣○十○縣○之○地○不○滿○六○七○百○里○而○虛○糜○三○十○
萬○石○此○米○貴○之○本○也○及○至○新○穀○已○升○例○應○平○糶○

大府慮州縣巧為出脫一駁不許再駁不許或
竟訂之矣則又牢守糶三之例溢米不增挈其
盈餘上輸司庫仍發奏定之價嚴督買補州縣
明知糶易買難則寧坐視米價翔貴而姑且貯
之以省累夫錢穀之在民間猶血脉之在人身
也商賈之在民間猶氣之行血脉也氣一日不
行血一日不流則人病今欲人之強健而故
約束之壅遏之則其有餘者為疽癰而其不足

者為癆瘵。故愚以為錢之所在。即穀之所。今之民未聞有抱青蚨而餓死者。商之所。即倉之所在也。今之商未聞有積死貨而不流通者。為積貯計。宜存穀價于庫。待本地豐。隨補成災時。有穀賑穀。無穀賑錢于鄰省之。賑亦然。其輓輸便。故無糠沙糲襍之弊。其除放明。故無升斗侵削之弊。四方之商聞某地之錢多。而米少也。雖萬千石。往矣。至于糶價盈縮。本

無一定原。非公家之利。應交州縣。仍歸原額。不必上輸。如此。則錢穀流通。而政體亦得。社倉者。宋時良法也。金華社倉記已極言其弊。而今又甚。社何穀。民穀也。為貧民借者計也。今貧者借不得。富者不肯借。而必強與之。所以然者。借者不償。而社長代償。慮社長不償。而官將代償。故也。然則非社長過矣。并非官過矣。是督撫之誤。民穀為官穀。而奏入交代者之過矣。州縣

敷衍成例不得不詭立姓名申于上曰某也
其也還其實終年屹然存社長之家而已有若
無實若虛與民何益而且社長一與官接
未支素封之家寧賄吏以求免而里胥知其然
也則又故報多人爲索賄計是社倉二名一無
角尖之益而于富民有邱山之累故愚以爲鄉
閭任恤非官所強每一邑中或應捐應借應
或竟不必捐不必借不必還聽州縣自爲區畫

也其惟爲後先無從察覈矣于是有行賄爭先
者有賄價折帛者有囑紳衿誣護者有罄其
李資糧而號呼于路者嗜好除弊而不善除弊
之效乃至此乎枚以爲訪官者宜訪之于平時
而不必專訪之于收漕察漕者宜察之于民間
而不必專察之于倉內王道蕩平不先逆詐果
有橫征聽民上控嚴禁抑勒而寬假于浮收如
是則大體立而民氣和矣蝗爲天災春飢書者

本言又言不袁枚

蠶未善捕之之法。晉劉蘭不捕蝗。關中轉饑。姚崇始議捕之。而白居易詩中已極言其弊。捕蝗之處分太重。督捕之官太多。一蟲甫生。而官麻集。車馬之所踣藉。兵役之所輻輳。委已。奔之所騾騷。上官過往之所供應。無知之。食禾而已。有知之。蝗先于食官。而終于食民。捕而裂其衣。熏鼠而折其屋。固不如勿捕。勿熏之為愈也。且蝗之捕果可盡乎。凡所謂捕蝗而蝗。

待至災年然後核其成。效以定謀。最所謂良。期于利濟。不期于古方也。訪漕者。上游剔弊之苦心。不知訪不足以禁。弊而徒生訪之弊。州縣者。命官也。尚疑其非賢。而訪之所遣訪之人。非命官也。何以知其為賢。而信之乎。况業已舉百里之倉廩。人民而付之矣。忽于征漕時探刺。擬擬待以非人意。若曰漕固有利云爾。夫先以徒待之。彼固將利。徒自為也。然而徵收。莫莫。

八月之書

卷之三

本朝詩本 袁枚

斗稍餘此雖大府之所震驚而小民之所
笑者也何也民不畏有形之浮收而畏無形
勒索雖極貧者負粟而莫不多帶升合
折之需今操之已蹙邏祭成羣風影未來
已到料量掩覆仍取之民從來弊不生于法
則生于法外法中之弊易見法外之弊難稽上
之所禁者浮收也不禁其擇米也其應不掄
米難自言矣上之所察有斛而也不察其抑勒

盡者皆欺也皆待疾風 焚雨而后
民自捕而官不與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
半強民分捕而官督焉民間之禾蝗食者盡
不食者亦盡故凡生蝗之處雖良民無不諱
彼有疾而拒醫者非不欲醫也知醫之無益于
疾也夫行三軍者尚以有聞無聲為貴而為民
除害者乃先使之毛濯盡而老弱啼乎故愚以
為嗣後捕蝗之法宜責有司不必多差官矣

大初之書

百四十一

本朝... 襄故

果。匿。災。耶。自。有。輿。論。果。成。災。耶。自。有。王。章。若。因。其。所。小。不。便。而。轉。生。其。所。大。不。便。固。不。可。也。入。大。府。訓。州。縣。者。輒。曰。爾。其。察。吏。乎。勒。民。乎。除。盜。乎。核。以。為。上。之。所。以。相。詔。與。其。所。以。相。率。若。事。事。相。反。也。夫。州。縣。之。胥。所。恃。以。剝。民。者。無。他。文。檄。而。已。上。官。之。胥。所。恃。以。剝。州。縣。者。亦。無。他。文。檄。而。已。夫。判。文。檄。而。行。一。者。官。也。非。胥。也。官。既。縱。之。互。相。蠶。食。矣。而。又。禁。其。取。于。民。是。使。州。縣。

之。胥。將。捐。家。鬻。產。以。供。也。無。端。而。取。遵。依。無。端。一。而。取。册。結。無。端。而。款。式。不。合。無。端。而。印。文。不。全。此。固。若。畫。剔。剔。之。故。胥。無。足。怪。也。所。不。解。者。上。官。不。信。人。而。信。法。偏。好。立。規。條。教。令。異。之。權。以。濟。其。私。節。以。江。邑。近。年。論。之。一。行。版。圖。順。庄。重。行。保。甲。循。環。簿。再。行。印。契。之。三。聯。完。糧。之。版。用。再。行。道。府。之。提。比。約。正。之。值。月。當。其。姪。也。明。寫。勅。法。若。不。可。終。日。而。意。在。必。行。及。其。終。也。形。格。

不月... 實本

本朝死節本
袁枚

勢禁亦自悔其初心而視為故紙枚愚以為督
撫之使吏治民如使工人之製器也物勒工名
以考其成是矣何必為之製一斤造一削代
而迫驅之乎又如田主之督佃也子之年種
其蓄獲足矣何必為之隔疆越界掘其苗而
之長乎遂古以來未有多令而能行多禁而
止者也詩曰誰能烹魚鱓之登鸞言烹魚煩則
碎治民煩則散也荀勗曰省官不如省事

不知省心上行文書能省尤善其必不能省者
挈其最凡月行若干行少則六府之體真必行
則

朝廷之法立其在上也官與官共事而不使吏與吏
共事其在下也官與民共事而不許吏與民共
事捐死法而任生人隋劉炫對楊素之語深可
思也左氏有之曰非德莫如勤尚書曰六府三
事惟勤勤之益于政也如是今公亦知州縣中

六月六日

本朝文獻卷之八

有求勤而不得者乎。赤紫之地，四衝之衢，嚴上官之威，以及其妻孥子姓，以及其僚人，別奏若行轅若水驛，若厨傳酒漿，若鬪錢襍，賜瑯厨繁重，其能得上意者，稱賢；其不能得上意者，稱不賢。其得不得，又非上下之情相通也。為大吏者，率皆肝衡厲色，矜矜自持，餽芻不受，餽牲牢不受，然而不受之費，往往更甚于受者，何哉？在大府以為吾既不飲，若一勺水矣，其所應備之

館舍，夫馬當無悞也，而不知扈從之人所需，不遂則毀精舍而汚之，鞭人夫而逸之，詭程途而悞之。入山縣則索魚，入水縣則取雉，臨行或并其供應之，屋幕几齋，銀杯象箸而滿載之，訴之長官而聽未敢必也，訴之長官而不聽，是徒結怨于宵小而拂上意也。雖忠直之士亦多音縮，隱忍佯為不與較之說，以自寬而不知為政之精神已消磨于無益之地矣。其在會城者，地太

本朝文獻卷之八

本朝不設丞相
袁枚

民。襍。事。務。尤。多。不。知。每。日。參。謁。之。例。是。何。條。鈔。
天。明。而。往。日。昃。而。歸。坐。軍。門。外。聽。鼓。吹。者。幾。何。
時。投。手。板。者。幾。何。時。待。音。旨。之。下。者。幾。何。時。死。
渴。飢。昌。寒。暑。而。卒。不。知。其。何。所。為。以。為。尊。督。監。
耶。至。尊。莫。如。

天。子。而。未。聞。在。京。百。官。終。日。在。宮。門。請。安。者。以。為。佳。
訓。誨。耶。一。面。不。謀。何。訓。誨。之。有。而。父。之。教。子。亦。
無。終。朝。嗜。匕。者。及。至。命。下。許。歸。而。傳。呼。者。又。至。

堂。無。瓦。漏。則。曰。射。堂。須。巧。不。曰。大。府。宴。客。
則。曰。行。香。何。所。畧。一。停。候。一。籌。畫。則。漏。盡。匕。下。
矣。雖。兼。人。之。勇。其。尚。能。課。農。桑。而。理。獄。訟。哉。不。
知。當。其。襍。坐。戲。謔。欠。申。假。寐。之。時。即。鄉。城。老。幼。
毀。肢。折。體。而。待。訴。之。時。也。當。其。修。垣。輟。治。供。具。
之。時。即。胥。吏。舞。文。滯。案。而。逞。權。之。時。也。朝。廷。設。
州。縣。果。為。督。撫。作。奴。耶。抑。為。民。作。爹。耶。清。夜。自。
思。既。自。愧。又。自。笑。也。故。以。為。國。家。設。佐。貳。丞。尉。

不設丞相

本屬間曹一切襍徭宜委辦。使州縣得盡心于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闕。獄訟不理者。宜亟亟効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踟躕。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鈺者。分焉。楊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尚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媿而前。遞解軍統。莫不器械資糧。犁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朴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

本屬間曹一切襍徭宜委辦。使州縣得盡心于民事。如此而田野不闕。獄訟不理者。宜亟亟効去。以讓賢路。除盜之法。自當責成捕役。然庶民在官。久無下士之祿。吏胥分潤。良民猶之可也。捕役之財。取之盜賊。取其財而捕之。無是理也。而大府一行提比。則來往有需。經承有需。行杖者有需。彼方踟躕。足供張之。不暇而何暇。禽盜且以忠恕之道待捕役。勢有不得不取盜財者。就江邑論之。額設捕三十。法當領八十金。以八十金養三十捕。每名約得二金。有奇。而其所謂二金者。制府之鳴鈺者。分焉。楊旗者。分焉。巡道之擊柝而張繖者。分焉。名下之白役。又分焉。其足不足。尚待問哉。及至詣府受遣。踐更。遞換。莫不鮮衣肥體。稱媿而前。遞解軍統。莫不器械資糧。犁然具備。思其所以謀生。所以應官。與其所以甘心敲朴之故。而不禁心寒髮指矣。雖

然彼獲盜者名捕也。能養之必能擒之。今之充捕者乞乞類也。不能養盜而盜亦不屑供養之。然則何以自給。曰賴朝廷有樂戶。捕博宰牛等禁。彼取月例嚇飛錢以度其口。而攘獄過訟以及爲盜囚者亦間有之。彼之所藏身立命者仍在朝廷禁令之中。然則禁者何以禁而令者又何以令乎。枚以爲欲擒盜宜先養捕。將嚴罰宜先重賞。嗣後請核縣庫司庫一切贓罰。開款令

計若干。增爲稟假充爲賞費。俾此輩守法度。平時賞細作于臨事則路不拾遺。非難事也。天下人才本于學校。學校之設多在州縣。選士學臣一過便已造士。校官率多頽廢。與士相親。非州縣而誰。今執州縣問曰爾所治某士賢某士不肖。大率不知也。其所知者非巨紳卽大賈而已。其病亦自上壘之也。州縣進見大吏無問文風士習者。上有不好。下必有甚焉者矣。凡上數

條明知日不增燭晝有餘光然春雷既聲百蟲
難嘿亦尚有明知不能強公而又不敢不告者
則莫如用人夫用人何以不能強也以苟合之
明而失之嚴象以諸葛之明而失之馬謖公羊
曰聽遠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形不
察其貌此之謂也然察要亦有可言者大凡居
高位者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故使人
得以揣合倖進願明公起而矯之已高明則必

加意于沉潛之士已厚重則必寬容大側儻之
人已昔察則不可輕信譎言已靜鎮則不可竟
無耳目已不迎合

天子而後能覺人之諂諛已能力追古人而後能識
人之庸俗病百姓者雖小必誅誤頓遞者雖大
必赦工獻納者雖敏非才味是非者雖廉實生
龔黃不同術而同歸于治周來不同虐而同歸
于亂要在觀其大節之所在而審其性情之直

本朝文讀本 袁敏

而已。枚所見如是。未必皆當然于大君子之前。布露所畜。或不以人廢。而采其言。或即以言觀。而知其人。幸甚。

與江蘇巡撫莊公書

王荆公曰。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有治災之政出焉。而民始病。是言也。向常疑之。今春吳民來道。明公治災。有訪。罰勸捐兩事。方信荆公之不吾欺焉。夫訪與罰。不並行也。元惡大憝。交通王侯。為府縣所不敢發。然後督撫訪之。大都非誅。即徒矣。若可以金贖者。小罪也。小罪而大府訪之。若曰。苦一人。以活眾人。云爾。是殺人。

六月二十七日

以養人也。非政體也。或其人竟有大罪。而以荒
故。未減而罰之。若曰。寬一人。以活衆人。云爾。是
縱姦以養人也。非政體也。且訪豈可數行哉。縣
鏡以待照。應敵之兵也。妍媸長短。罔勿呈焉。燧
火以燭物。挑戰之兵也。彼靜我動。常交曉而失
之以巡撫之尊。江南之大。必不能龜卜。籌算而
知惡人也。必假耳目焉。所假者。又有所假耳目
焉。然則其所訪者。亦甚危矣。周官大司徒。以先

政救萬民。其六曰。安富。富之安。與不安。似與流
政無與。而先王慮之者。何也。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或相千百。或相倍蓰。雖三代上。不能有富
民無貧。民游饑之年。伎者求者爭。且奪者紛然
四起。不有以安之。則貧者未必富。而富者已先
貧。今不特不能安之。且更擾之。簞簞然曰。而捐
百。而捐千。而捐萬。其能捐與不能捐。雖隣里之
近。姻婭之密。友朋之往來。非指其困。搜其私。臺

不能知也。公乃高牙大旆，崇轅深居，而曰余既已知之矣。其所謂知之者，大抵得之於府於縣，於更役於里胥，而搜考之，抑勒之，逼而駭之，拘苦而膠辱之。彼其所得者，祖父之遺也，非公所賜也。其若是何哉！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富民之免於死者，天之所赦也。天赦之，而公不赦，亦已過也。今三吳吏胥多怙慣，瘖心安有所稱報，民恟疑虛喝，聞叩門聲，便啼呼走匿。公亦知夫弟

當養。兄子當養父乎？雖下愚不肖，有不知此義者乎？以此義之易知，而加以在位者之督教官，若孝弟之人，充衢塞巷焉。今公治江南五年矣，大江南北，其子有餘財而不養父，弟有餘財而不養兄者，比比也。公能家論戶曉，而強之乎？夫以天經地義之事，尚不能強，而忽以博施濟眾，堯舜猶病之事，強之於商賈負販之民，其不樂從者，情也。聽其不從，則法撓罪其不從，則刑濫。

曰吝嗇非罪也。以老聃之賢。負壤有餘。疏而棄
妹。以子夏之賢。而不肯假蓋于孔子。今以老聃
子夏之所不能。而責庸人。為大俠悖之甚矣。孔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鄉里善人。聞諸
朝。表其門閭。偶得一二。故為貴也。今令曰捐十
石者。子之旌。捐百石者。子之旌。揭朽木而書金
字者。在城滿城。在鄉滿鄉。其虛誘之名。富民知
之矣。其勸捐之實。貧民又知之矣。富民知之必

不肯以無益之虛榮。損室家之實惠。貧民知之
必謂為富不仁。上之所惡也。劫而取之上。將我
寬勢必揭竿而起。呼號成羣。害之所至。豈有底
止。古堯禹湯。無勸捐之名。惟左傳載臧文仲
有務穡勸分之說。宋子罕餼國人粟。戶一鍾。魯
之季氏。隱民多取食焉。當時圭田私邑。豪富有
餘。故得行其且區釜鍾之惠。非今所可行也。且
使縉紳之家與。

本朝文獻卷之六

主上操活民之柄亦其國家之利也然則訪與捐意不可行乎曰訪宜行於亂世捐宜勸於豐年而今非其時也亂世上下相蒙豺狼當道嚴明之吏偶一為之如天雄烏喙治奇疾也今吏治肅清無大豪是當公訪豐年富戶熙熙不知穀之可貴迺其饑而導之為義倉為社倉尚可舉行然亦不過杯酒是諭鄉人是托而已至於量戶而計按畝而搜必如張巡之守睢陽臧洪之守

陳留危亡在即去則齋寇糧留則同歸于盡然後涕泣行之以救且久而人亦相謀明公視今日之江南豈其時乎割他人之股以行孝切隣里之財以市恩竊為明公不取也然則見民之饑而死為之奈何曰今天子之賑饑自堯舜以來未之有也公逢盛世搃大

權大復何憂勘災寧早入告寧實定數宜實賑濟寧速撫緩加賑多其名留養資送廣其例撥

本朝文獻卷之六

外○省○之○禮○者○以○濟○之○擇○有○司○之○賢○者○以○托○之○周
孔○復○生○如○是○而○止○矣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先生謂浙詩謂沿宋習敗唐風者自樊榭爲厲
階故浙人也亦雅憎浙詩樊榭短於七古凡集
中此體數與而已索索然寡真氣先生非之甚
當然其近體清妙于迄今少偶先生詩論粹然
尚復何說然鄙意有未盡同者敢質之左右嘗
謂詩有工拙而無今古自葛天氏之歌至今日
皆有工有拙未必古人皆工今人皆拙卽三百

篇中頗有木工不必學者不徒漢晉唐宋也今
 人詩有極工極中學者亦不徒漢晉唐宋也然
 格律莫備於古學者宗師自有淵源至於性情
 適際人人有我在焉不可貌古人而襲之畏古
 人而拘之也今之鶯花豈古之鶯花乎然而不
 得謂今無鶯花也今之絲竹豈古之絲竹乎然
 而不得謂今無絲竹也天籟一日不斷則人籟
 一日不絕孟子曰今之樂猶古之樂樂即詩也

唐人學漢魏變漢魏宋學唐變唐其變也非有
 心於變也乃不得不變也使不變則不足以爲
 唐不足以爲宋也子孫之貌莫不本於祖父然
 變而美者有之變而醜者有之若必禁其不變
 則雖造物有所不能先生許唐人之變漢魏而
 獨不許宋人之變唐惑也且先生亦知唐人之
 自變其詩與宋人無與乎初盛一變中晚再變
 至皮陸二家已浸淫乎宋氏矣風會所趨聰明

所極有不期其然而然者故枚嘗謂變堯舜者
湯武也然學堯舜者莫善於湯武莫不善於燕
噲變唐詩者宋元也然學唐詩者莫善於宋元
莫不善於明七子何也當變而變其相傳者心
也當變而不變其拘守者迹也鸚鵡能言而不
能得其所以言夫非以迹乎哉大抵古之人先
讀書而後作詩後之人先立門戶而後作詩唐
宋分界之說宋元無有明初亦無有成宏後始

有之其時議禮講學皆立門戶以為名高七子
狃於此習遂皮傳盛唐搯擊自矜殊為寡識然
而牧齋之排之則又已甚何也七子未嘗無佳
詩即公安竟陵亦然使掩姓氏偶舉其詞未必
枚齋不嘉與又或使七子湮沉無名則枚齋必
搜訪而存之無疑也惟其有意於摩壘奪幟乃
不暇平心公論此亦門戶之見先生不喜樊榭
詩而選則存之所見過牧齋遠矣至所云詩貴

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
 褒衣大袷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而心不敢是
 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為
 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齋者言之如
 和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
 言之如豔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適
 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
 于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

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
 必不以爲僭

再與沈大宗伯書

聞別裁中獨不選王次回詩以為豔體不足垂
 教。僕又疑焉。夫關雎即豔詩也。以求淑女之故。
 至于展轉反側。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陰陽夫婦。豔詩之祖也。傳鶉觚善言兒女之
 情。而臺閣生風。其人君子也。沈約事兩朝。佞佛。
 有綺語之戲。其人小人也。次回才藻豔絕。阮亭

不真之言又袁枚

集中時時竊之先生最尊阮亭不容都不考也
選詩之道與作史同一代人才其應傳者皆宜
列傳無庸拘見而狹取之宋人謂蔡坡失節范
史不當置列女中此陋說也夫列女者猶云女
之列傳云爾非必貞烈之謂或賢或才或關係
國家皆可列傳猶之傳公卿不必盡死難也詩
之奇平豔朴皆可采取亦不必盡莊語也杜少
陵聖於詩者也豈屑為王楊盧駱哉然尊四子

以為萬古江河矣黃山谷與於詩者也豈屑為
楊劉哉然尊西崑以為一朝郭郭矣宣尼至聖
而亦取滄浪童子之詩所以然者非占人心虛
往往舍已從人亦非古人愛博故意濫收之蓋
實見夫詩之道大而遠如地之有八音天之有
萬彙擇其善鳴者而賞其鳴是矣不必尊宮商
而賤角羽進金石而棄絃匏也且夫古人成名
各就其詣之所極原不必兼眾體而論詩者則

不真之言又

不草不言不袁枚

不可不兼收之以相題之所宜即以唐詩廟堂
典重沈宗所宜也使郊島為之則陋矣山水間
適王孟所宜也使溫李為之則靡矣邊風塞雲
名山古跡李杜所宜也使王孟為之則薄矣墮
萬石之鐘鬪百韻之險韓孟所宜也使韋柳為
之則弱矣傷往悼來感時記事張王元白所宜
也使錢劉為之則仄矣題香襟當舞所絃工吹
師低徊容與溫李冬郎所宜也使韓孟為之則

九矣天地間不能一日無諸題則古今來不可
一日無諸詩人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要在
用其所長而藏已之所短則可護其所短而毀
人之所長則不可豔詩宮體自是詩家一格孔
子不刪鄭衛之詩而先生獨刪次回之詩不已
過乎至於盧仝李賀險怪一流似亦不必擯斥
兩家所祖從大招天問來與易之龍戰詩之天
妹同波堪瀾非臆撰也一集中不特豔體宜收

不明之實本

節險體亦宜收然後詩之體備而選之道全謹

以鄙意私於先生願與門下諸賢共詳之也

尊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
漫漫分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先生評只
此數字抵人千百嘻異矣上句直襲荆軻傳
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瘞
得天荆地棘四字即三尺村童皆能為之而
先生登諸上選豪實不解願教之

黃英殿大學士太傅劉文端公行畧

背蘇軾不及見范文正公為終身憾枚猶得見
鄂文端公公方頤廣頰鬚髯若神色温而語莊
面兼春秋二氣自命過高常卑視古人氣出其
上然下近今人才一善一技不肯忘以為坐政
事常批勅尾非宰相事也宰相事在進賢退不
肖而已賢不肖不可卒知則姑就其文章之表
著者考之故每一鄉會試必採訪如飢渴胸中

有某某皆非素相知及溫卷者已未禮闈撤公
立宮門向閣學將公曰爾泰今年愧死闈後閣
人文所卜悉不儻惟袁枚一人驗耳聞出君門
下非君誰光我顏者蔣故公年家子聞其喜而
此科大總裁趙相國等相顧愕然枚聞雖感公
竟不知公從何處見枚文也以公位尊亦不敢
一謁謝壬戌試翰林翻譯枚最下等公所定也
廖糊名大帳召枚往賜飯與深語且曰觀汝狀

貌

天子必用汝汝為外吏必職辨或憂汝能文不任吏
事非知汝者嗚呼公之知枚如是枚既且退不
復有所建白以彰公知人之明意欲報公以文
章而公之行事又無從樓葺屢呼負負今年秋
公長子容安來督兩江將趨庭時所腹存手集
者命枚具筆牘受辭乃得粗舉梗概以備國更
之意謹按公諱爾泰字毅菴滿洲鑲藍旗人西

林者其舊居部落也。高祖屯太率汪領七村人投

太祖高皇帝。曾祖酋捫襲佐領。從征張理陣歿。拜官國子監祭酒。公以舉人侍衛從

聖祖獵和詩稱

旨授內務府郎中。郡王某。至暴抗也。屬公事不應召

公將杖之

曰士可殺義不辱。王敬

其強真

年典雲南鄉試還授江蘇

布政使康熙末年橫甚抗稅旅距小民公

用能吏趙向奎等一創之設春風亭招致文

士大將軍年英堯勢方張遣奴至蘇撫軍麥中

門迎奴奴來見公公高坐召入問爾主安否奴

見公甚莊嚴不得已屈膝出年亦無如何巡撫

雲南先是雲南貴州廣西三省苗屢撫屢反公

奏欲百年無事非改土歸流不可欲改土為流

非大用兵不可宜悉令獻土納貢違者勦疏上

之曰... 袁枚

盜廷失色

世宗大悅曰卿朕奇臣也此天以卿賜朕也命公進
呈生年日月與怡賢親王赴養心殿手鑄三省
總督印付公公知人善任賞罰明肅一時麾下
文武張廣泗張允隨元展成哈元生韓勳董芳
等各以平苗立功致身通顯然土官自漢唐世
襲二千餘年雄富敵國一旦入版圖受官吏紂
束心終不甘諸漢姦又陰嗾之改歸後反將

數起蜀之烏蒙高泥滇黔之泗城長寨中擺火
粵之西隆州相繼騷擾沅苗縛知府劉宏度
于柱裸淫其女而頭曳之然後剖心祭旗公慙
怒次骨奏請褫職討賊贖罪

世宗以為多一次變動加一次平定

優詔不許公感

上恩益奮督軍慶戰所獲苗皆剗腸截胆分挂崖樹
幾滿見者胆裂繳土苗寨弓刀鎗砲軍器無萬

六月之續本

之尊文請不哀救

數○內○午○用○兵○至○庚○戌○功○成○乃○造○橋○雲○貴○交○界○處○
號○庚○戌○橋○開○通○黔○滇○路○八○百○餘○里○先○是○孟○養○苗○
與○老○撾○國○相○連○明○正○德○間○作○亂○兵○部○尚○書○王○驥○
率○兵○十○二○萬○平○之○立○石○金○沙○江○羣○夷○驚○從○古○未○
有○然○歸○後○又○叛○至○公○而○安○營○設○汛○如○內○地○矣○常○
親○巡○三○省○窮○邊○六○千○餘○里○沿○路○諸○頭○目○金○環○花○
衣○焚○香○俯○伏○總○子○莽○子○南○詔○諸○國○遣○使○上○表○獻○
倏○錢○寶○布○金○盤○銅○蟒○等○物○皆○離○中○原○萬○里○者○也○

新○開○古○州○丹○江○禾○長○八○尺○穗○雙○岐○豆○如○粟○子○大○

世宗批劄云朕實感謝矣不知如何待卿而後心安
封襄勤伯授武英殿大學士入都會雅噶爾未
平命公為西路經畧賜金甲上方劍出巡阿爾
蘇歸奏西夷未可卒滅擾敝中華無益果親王
從西藏歸與公言同

世宗竟罷兵與天下休息公受

世宗非常之知入朝盡三鼓方出語秘外莫能知每

具一疏雖請安慶賀極尋常劄子上必嘉獎忠誠。願示天下常云。朕有時自信不如信鄂爾泰之專事無小大必命鄂爾泰平章以聞。以故公所到處巡撫以下走千里拜謁。虔若天人。公亦以身殉國。知無不爲一切嫌疑形迹無所避。門庭洞開。賓客車馬麻集。漏盡乃已。督三省時疏一切水道。滇之昆明海口黔之磁硎。入達粵之楊林。諸河俱宜流貫。行商貨賈至貴州布政司

申大成請軍田加稅。將軍鄂彌達請又欺隱田部議允行。公惡其言利。皆奏阻之。尤護持善類。前滇督高其倬。楊名時俱獲罪。楊待鞫而高修城。公每見此二人談。移日從者放儀仗。寤睡或四散。新撫朱綱欲入楊罪。呼三木以待。軍民洵洵欲爲變。公力護持。乃免。楊夜夢羣蜂攢。嚙一神人。以袖揮之散。及見公如夢中貌。貴州巡撫何世璠以名儒爲糧道。某所劾公昭雪之。經畧

歸

世宗命戶部尚書海望為治第凡什物桮盤匣械
窳之屬必具已報齊矣命昇堂上凡視之以為
竊敗大怒召海切責海叩頭請易乃已及公入
朝奏事畢曰卿勿還舊居可赴新居手書公忠
弼亮四字賜之侍衛十人捧而隨公公入
宸翰亦入聞第中無園圃

命以藩邸小紅橋園賜公而中分其半為軍機房公

弟爾奇提督九門兼兵部尚書公力爭不可

世宗笑曰卿慮而弟反耶公曰兵權歸一不可啟後

世以漸過爾奇書齋甫掀簾不入而還爾奇急

詣兄問故公庭立責之曰汝記我兄弟無屋居

祠堂時耶今甫得志而侈陳若此吾知禍不旋

踵矣爾奇跪泣請改乃已嗣後同公往先藏器

飾乃敢見然卒為李衛劾奏以侈敗方服公先

見也公性方嚴面折廷爭老而彌甚然待下亦

能受直言雲南司道賀慶雲見大理令劉某獨
曰某眼眯實不見慶雲公嘿然心嘉其直薦之
枚初見公便問張奐稱羌夷一氣所生公報虐
以威虐劉太重公笑曰五十年後自有定論也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測

上意公亦自危八月二十三日夜

世宗升遐召受顧命者惟公一人公慟哭捧

遺詔從圓明園入禁城深夜無馬騎煤騾而奔擁

今上登極宿禁中七晝夜始出人驚公左袴紅濕就

視之髀血涔涔下方知倉卒時爲驟傷虹潰未

已公竟不知也乾隆元年每行一政下一詔海

內喁喁拜泣歌舞以爲堯舜復出有歸美于公

者公悚然曰天生聖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

之有焉年六十九薨

天子親奠配享

太廟謚文端有奏疏詩集各若

于卷子某某

答門生王禮圻問作令書

書來問作令之道甚勤且勢僕老矣隱空山十年向所行爲不復省記然涎穎病馬久不知鞍轡爲何物或放而前之俾引其生平經歷之處則雖龍駒乘黃未之或先也天吏治有不可學者有可學者天之生才敏鈍各異或應機立決或再三思而後決或臥而理或戴星出入而後理此豈可學哉然行政之方與安吏民之道則

循吏不同同歸於治。今以縣令所當知與僕行之而有效。且與才性無關者為足下告焉。夫治民者州縣之職也。然治民不自民始。胥吏者官民交接之樞紐也。家丁戚友又胥吏交接之樞紐也。不治胥吏不能治民。不治家丁戚友不能治胥吏。治家丁戚友胥吏奈何。曰用之而勿為所用。是已其用之而勿為所用。奈何。曰通之而勿隔。是已。官與吏終日見而無勞。家人之轉通。

官與民又終日見而不許。胥吏之壅遏則彼胥吏家丁戚友者不過供奔走佐使之職而已矣。而何弊之能為。且夫用戚友不如用家丁。用家丁不如用胥吏。用胥吏不如用百姓。戚友果賢何所不可。如其不肖。法難遽加。若家丁則利在前。法在後矣。然家丁之來去無常。胥吏之曹缺永在其畏。法媚官甚於家丁。較可用也。胥吏之職大都拘人集眾。若受訟時朱書牒尾。即令某

甲○喚○某○乙○寧○不○省○需○索○而○免○稽○遲○乎○是○百○姓○尤○
可○用○也○吾○不○解○今○之○為○政○者○一○則○曰○嚴○胥○吏○再○
則○曰○嚴○胥○吏○夫○胥○吏○即○百○姓○也○非○鬼○域○禽○獸○也○
使○果○皆○鬼○域○禽○獸○宜○早○誅○之○絕○之○而○又○何○必○用○
之○而○嚴○之○周○官○所○謂○陳○其○殷○置○其○輔○輔○即○胥○吏○
也○雖○聖○人○不○能○不○用○也○然○三○代○上○有○庶○人○在○官○
之○祿○今○既○無○之○則○上○之○人○宜○為○若○作○設○身○想○而○
何○嚴○之○為○彼○嚴○者○豈○不○曰○胥○舞○文○乎○病○百○姓○

乎○夫○使○之○舞○文○病○百○姓○者○官○也○非○胥○吏○也○試○問○
已○舞○之○文○判○行○者○誰○耶○加○印○者○誰○耶○彼○舞○而○我○
亦○隨○而○舞○之○不○自○責○而○責○人○何○也○胥○之○權○在○行○
檄○役○之○權○在○奉○檄○今○之○縣○令○檄○行○若○于○不○知○檄○
書○云○何○不○知○某○當○理○不○知○某○當○銷○又○不○知○如○是○
而○欲○除○弊○雖○日○殺○百○胥○吏○無○益○也○夫○欲○大○權○在○
我○莫○如○手○記○而○手○銷○之○以○州○縣○之○繁○而○謂○事○必○
親○記○似○屬○奢○濶○之○論○不○知○訟○牒○極○多○每○日○所○進○

能過百紙乎百紙中其理者能過十事乎每日
記十事未爲難也次日再收百紙大半覆詞所
詞其應記者又減十而得五矣受牒十日書所
記而召之訊訊吏何以不行檄則吏窮訊彼何
以不集犯則役窮窮則免冠謝罪請嗣後十日
內行檄集犯永爲例矣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
之任胥役之需索奸匪之併張而不出十日之
期則所費有限枝節不多其初情未改孰斷亦

易彼百姓者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吏役
而賄之法立半年可十日中竟無一事此胥役
之所大懼也然民不告賊上不訪更有提吾胥
吏者官自當之不許胥吏索百姓之錢亦不許
上官胥吏索吾胥吏之錢彼胥吏者不懼于始
而感于終乎康諱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
時非速結之義乎夫可以探喜怒轉關鍵者胥
稟也有減增有株引者檄稿也有移換有竄入

者○供○詞○也○有○暗○阻○有○明○催○忽○早○忽○遲○者○訥○斯○也○
吾○一○切○目○覽○而○親○裁○之○許○一○檄○不○許○重○檄○檄○中○
人○數○空○之○而○待○親○裁○差○某○役○亦○空○之○而○待○親○裁○
內○銷○外○結○檄○焚○卷○撤○彼○胥○吏○何○權○焉○于○胥○吏○又○
何○誅○焉○今○之○州○縣○非○不○勤○也○所○惜○者○精○神○在○上○
而○不○在○下○耳○不○知○上○行○不○答○則○嚴○飭○至○內○幕○外○
胥○俱○能○相○促○惟○夫○寡○妻○弱○子○鄉○民○村○戶○不○遠○百○
里○而○來○榮○汝○之○糧○望○官○如○望○歲○而○又○無○門○探○刺○

不○為○之○結○于○挾○日○以○內○吾○心○安○乎○政○綱○既○舉○首○
清○刑○罰○治○之○云○者○非○寬○減○之○謂○得○當○之○謂○也○皇○
陶○曰○罪○疑○惟○輕○言○罪○之○疑○者○輕○之○其○不○疑○者○不○
輕○也○孟○子○曰○省○刑○罰○言○省○察○之○不○使○刑○罰○繁○也○
蓋○刑○以○戒○惡○也○刑○繁○則○不○足○以○懲○惡○而○轉○生○刑○
之○惡○以○為○吾○既○已○受○刑○而○無○所○損○矣○尚○何○懼○哉○
以○此○下○痼○疴○而○違○毒○淫○者○比○比○焉○要○知○刑○具○而○
部○頒○之○亦○無○庸○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彼○衣○

冠屨民加細刑而呼號不勝何亭于部頒之具
積蠹大猾其筋骨皆習練之餘當巨楮而含笑
囊三木而無聲何畏乎部頒之具吾以為其畏
刑者雖應答亦宜寬省以酒其恥其玩刑者法
止杖四十而吾以二十當之其酷則更甚于四
十使彼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凜
凜乎懼心生而惡念除矣凡判尾必親書讞非
炫才也以便日後展卷而了然也判事必坐堂

皇非矜眾也以觀國人之顏色而是非使其見
也勿輕置人于獄非徒仁也所以清控犴而防
濫處之不虞也勿輕申詳非專擅也所以免捉
搦而成難結之累也勿問坐獄者之貧富恐有
成見而悞大公也勿故長聽請者之勾求恐事
未可知而矯枉過正也勿勸捐以安富恐抑勒
者多勿罰鍰以遠嫌恐徇財者惑勿交鎖練于
胥役必内存之當用者加朱墨圍使不得開不

當用者不署鎖字使不得混勿委監獄于典史必驟臨之審其輕重辨木索之有無觀其氣色知衣糧之剋扣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聖人甚言無訟之難非言聽訟之易也今之人不能聽訟先求無訟不過嚴肤式誅訟師訴之而不知號之而不理曰吾以息訟云爾此如防川怨氣不伸訟必愈多不知使無訟之道即在聽訟之中當機立決大畏民志民何

訟耶所謂側弁垢顏不投于明鏡是也然而一開之獄情偽萬出或在案中或在案外聽之者恃才恃氣恃廉恃公皆不足以聽也虛以受之靈以應之周詳以求之旁見側出以察之庶足以聽也大凡事過而嘗自悔其誤者其誤常少此所謂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者也事過而常自信無一事之誤者其誤必多此所謂氣矜之隆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也對簿之民宜分爲六

重者獄其次繫。其次管守。其次保釋。其次待喚。其次聽其所之。較者能臨事料量而不容胥吏將之。則聽訟之道。思過半矣。和息非不可允。但須書明曲直。以防日後之終凶。狎邪非不當嚴。但須戚屬投明。不許匪人之恫喝。律設大法而通融者存乎人。否則傀儡而已。案無確據而關疑者。法乎史否。則武斷而已。觀漢江充之巫蠱。而知賊之可裁也。觀南史傅琰之斷獄。而知凶

器之難據也。天性之親。祭而不殊。雖父調子亦使自咎。否則傷慈愛矣。墳田之事。勘而後斷。雖風霜寒暑。不可辭勞。且借以巡鄉村矣。刑名之外。則有錢穀錢穀役侵者。多民冒者。少比役無益也。役又借比以索民錢。善催科者。不輕比役。但擇其負多者。乃花戶而欲見之。吾未見真花戶來而脫不登者也。慮飛酒則細刊科則昭示鄉。堪防重耗則突取衡。平辜較一二漕無抑勒。

則浮取皆思。糶果應時。則盈虛有備。所謂催料。中寓撫字也。百姓之上。尚有紳士。凡今之閉門塞竇。而不見客者。其中有所不足也。古人于一邑中。有鄉先生。鄉大夫。歲時伏臘。飲酒習射。當其時。豈有苞苴筭牘之嫌乎。作吏者。曰對里魁伍伯。而不親賢士大夫。不特天闕下情。亦自覺其不雅。記有之曰。貴者爲其近于君也。尊縉紳。卽以尊朝廷。其他生童。皆吾子弟。亦宜月課季試。無失黨庠術序之義。漢吳公治行號第一。而史

只載其薦賈生一事。此其故可思也。總而論之。爲政在外。尤須爲政在心。心正則羣邪消。心和則衆善集。心周於庶務。而法令不必苛煩也。心淡于榮祿。而上官無所挾持也。大府一過而廉從之。誅求無厭。知我之巡鄉。亦猶是也。崇轅一入而守候之。飢渴無時。知民之望我。不甚殊也。威可使人畏。不可使人恨。恩可使人感。不可使人狎。廉不自知者。廉之真。公不自恃者。公之大。

民信則順風而呼。吏服則指臂可用。告示為吾之仁言。不必輕發而發必手書。訪聞非政之大體。行或偶然而行必真確。求心安不求名重。察物議並察。適言仁無術而不行政師古而毋泥吾之所行者。在是矣。吾之所能言者。亦止於是矣。若夫神而明之。化而裁之。則在吾子矣。

答惠定字書

來書懇懇以窮經為勗。慮僕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來見足下窮經太專。正思有所獻替而教言忽來。則是天使兩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經者亦聖人之文章耳。其本不在是也。古之聖人。德在心。功業在世。顧肯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詩書禮以立教。而其時無六經名。後世不得

見聖人然後拾其遺文墜典強而名之曰經增其數曰六曰九要皆後人之爲非聖人意也是故真僞雜出而醇駁互見也夫尊聖人安得不尊六經然尊之者又非其本意也震其名而張之如托足權門者以爲不居至高之地不足以躡轢他人之門戶此近日窮經者之病蒙竊取之古之文人孰非根抵六經者要在明其大義而不以瑣屑爲功卽如說關雎鄙意以爲主孔

子哀樂之旨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后妃作宮人作畢公作刺康王所作說明堂鄙意以爲主孟子王者之堂足矣而說經者必爭爲卽清廟卽靈臺必九室必四室必清陽而玉葉問其由來誰是秉關雎之筆而執明堂之斤者乎其他說經大率類此最甚者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三萬餘言徐遵明悞康成八寸策爲八十宗曲說不已一闕之市是非麻起煩稱博引自賢自

信而卒之古人終不復生于彼乎于此乎如尋鬼神搏虛而已僕方怪天生此迂繆之才後先嚙啗擾擾何休敢再拾其藩而以吾附益之乎聞足下與吳門諸士厭宋儒空虛故倡漢學以矯之意良是也第不知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註之說多附會雖捨器不足以明道易不盡詩不歌無悟入處而畢竟樂歸辨

乎聲詩則北面而絃矣商祝辨乎喪禮則後主人而立矣誠成者貴乎德成者貴乎而况其援引妖讖臆造典故張其私說顯悖聖人箋註中尤難僂指宋儒廓清之功安可誣也僕齒齒未落即受諸經賈孔註疏亦俱涉獵所以不敢如足下之念茲在茲者以為六經之于文章如山之昆崙河之星宿也善遊者必因其胚胎濫觴之所以周巡夫五嶽之崔巍江海之交滙而后

本朝文獻卷之八 袁枚

足以盡山水之奇○若矜矜然孤居獨處于昆崙
星宿間而自以為至足○則亦未免為塞外之鄉
人而已矣○試問今之世○周孔復生○其將抱六經
而自足乎○抑不能不將漢後二千年來之前言
往行而多聞多見之乎○夫人各有能不能而性
亦有近有不近○孔子不強顏閔以文學而足下
乃強僕以說經○倘僕不能知○已知彼而亦為以
有易無之請○吾子其能舍所學而相從否○

答滋圃中丞論推命書

公以撫軍之尊○而手書勤勤求馬叟推命○僕心
大不喜○夫命孔子之所不知也○馬叟何人○其聖
于孔子乎○而能知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
知○即知其不可知者而已○知其不可知○故其所
可知者不惑也○堯之時○皇夔隆貴○人不言其命
達○共驩流放○人不言其命○窮及西伯○戕黎紂無
以自解○乃嘆曰○我生不有命在天○非唐虞時無

本朝文獻卷之八

命。桀。紂。時。有。命。也。理。不。足。而。后。求。諸。數。也。公。生。
堯。舜。之。世。身。為。皇。理。宜。顯。貴。理。宜。平。善。何。嫌。
何。疑。而。欲。數。之。求。古。之。神。于。命。者。首。稱。唐。李。虛。
中。然。虛。中。餌。金。丹。疽。發。背。亡。其。于。知。命。果。何。如。
也。世。之。人。村。氓。里。媪。已。極。偶。一。啼。求。之。與。
異。日。亨。嘉。當。亦。人。情。所。應。有。乃。往。往。貧。賤。之。人。
轉。不。為。此。而。愈。顯。貴。者。則。愈。為。之。并。愈。信。堯。禁。
宅。忌。之。說。此。無。他。射。黃。金。注。者。外。重。則。內。惑。故。

也。然。藉。此。為。趨。避。計。則。方。寸。中。仁。水。仁。火。何。以。
稱。職。任。事。勤。施。於。四。方。耶。且。彼。言。吉。歟。公。如。命。
何。彼。言。凶。歟。公。如。命。何。倘。吉。可。趨。凶。可。避。是。無。
命。也。不。必。知。也。吉。不。可。趨。凶。不。可。避。是。有。命。也。
知。如。不。知。也。福。善。禍。淫。者。天。也。求。之。一。命。是。無。
天。也。賞。善。罰。惡。者。君。也。求。之。于。命。是。無。君。也。古。
大。撓。定。支。干。毫。無。義。意。循。之。一。二。三。四。純。數。名。
云。爾。一。二。三。四。無。可。推。則。甲。乙。子。丑。亦。無。可。推。

費補之言一時生一人一日夜生十二人以卒
歲計之只四千三百二十人以一甲子計之只
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人今一郡中戶口不下數
百萬則年月日時同者多矣又何貧富貴賤之
紛紛乎文文山贈朱斗南序宋景濂祿命論亦
稱命只五十一萬八千而四柱盡矣餘皆雷同
古所稱知命者邾文公楚昭王皆以不知知之
天道遠人道邇捨人而言天大半恍惚凡一切

時日小數陰陽禊家愈神奇則愈受禍史册中
如郭璞郭慶輩何可勝數然天下無業之珉太
名不得已托九流雜技以謀其生當亦先王所
不禁仁人君子妄言妄聽優俳畜之亦無所爲
若若竟倚奉如神而且有抑抑求教之意則此
輩無識或借此喝鄉閭誣謗公事醜然與士大
夫抗禮是則王制所謂假鬼神時日以惑衆者
殺可也易稱樂天知命子思稱居易以俟命孟

子稱修身以立命。陸贄稱君相造命。孔子則罕言命。公之命亦知之。侯之立之造之罕言之而已。何必。

答尹似村書

書來怪僕背宋儒解論語若欲關其口而奪之氣者。僕頗不謂然。孔子之道大而博。當時不違如愚者。顏氏子而已。有若宰我。智足以知聖人。終有得失。趨庭如子思。私淑如孟軻。博雅如馬。鄭俱有得失。豈有千載後奉一宋儒而遽謂孔子之道盡是哉。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苟

其得雖滄浪之童子歌之而心通苟其失雖亞
聖之顏回瞻之而在後宋儒雖賢終在顏曾以
下僕雖不肖或較童子有餘安見宋儒盡是而
僕盡非也西漢傳經各有師承各自講解以相
授受最爲近古東漢好名何休鄭元趙岐之流
始爲箋註門戶債與然猶在名物象數間耳未
有空談心性而不許後人參一議者也中庸曰
博學之審問之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使衆

儒而果賢也有不審問者乎有肯自用者乎若
一聞異己者而卽怒是婢佞木強者耳烏乎賢
今有將鬻貨至長安者雖五尺之童適市聽其
擇價取庸而問路可也有賤丈夫焉壟斷而把
持之以爲非出乎已不可清明之吏必嚴禁之
今之仁義道德貨也聖賢長安也周孔之書路
之昭昭者也漢唐晉宋諸儒皆可以擇價取庸
而問路者也必欲抹殺一切而惟宋儒是歸是

亦田儻市儈之把持者而已矣古之人往往有始願不及此而後人報之已過者關忠武忠于漢室此其志也豈料後之隆以帝稱哉宋儒聞宣周孔此其志也豈料後之垂爲令甲哉且安知其著書時不望後世賢人君子爲之補過捨遺去其非存其是以求合聖人之道乎自時文興制科立夫全頌遵之者貴悖之者賤然後束縛天下之耳目聰明使如僧誦經伶度曲而後

止此非宋儒過尊宋儒者之過也今天下有二病焉庸庸者習常隸管猶且不暇何能別有發明其長才秀民又多苟且涉獵而不肯冒不韙以深造凡此者皆非尊宋儒也尊功令也功令之與宋儒則亦有分矣僕幼時墨守宋學聞講義畧有異同輒掩耳而走及長讀書漸多入理漸深方悔爲古人所囿足下亦宜早自省毋輕抱宋儒作狹見謏聞之迂士并毋若僕聞道太

不朝之謂之衰校

晚致索解人不得

再答似村書

覆書道爲後學者不宜排前儒此又悞也夫排
之云者擠而奪之之詞也將立說而先懷擠奪
之心則其心術已傾而其說必悖僕雖貪月食
斗米不盡尚何羨于兩廡特豚之饋而爲是喋
喋哉所以然者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周公大聖
召公大賢尚不相悅孔融執子孫之禮事康成
而于麟鼓郊天之說則直斥其臆造君子相而

本朝之說不袁枚

不同理宜如此。非所謂排也。足下又問。似村皆宋儒。將何以應。誠弋利名。則更悞矣。科名者。出身之末也。學問者。立身之本也。三代後。立身之與出身。分也久矣。學校廢。言揚行舉。廢辟召徵。聘又廢。士君子出身。舍科目。其奚從。求科目。舍功令。其奚從。今孔孟復生。其務科目。而尊宋儒無疑也。况似村乎。要其胸中之黑白。必有昭昭然。不同於俗學者矣。韓昌黎。唐進士也。其言曰。

為今進士文章。下筆大慙。昌黎皆慙。所以為昌黎。雖慙。皆下筆。所以成進士。似村且慙。且下筆。法出黎可也。而何指南之問焉。宋儒之學。首嚴義利之辨。講學義也。決科利也。宋儒當時。早知後世以其學為下祿之書。則下筆時。必恥為之。似村乃因科第。而尊宋儒。豈善尊宋儒者乎。竊以為。為今之善尊宋儒者。莫僕若耳。夫善交友者。忠告善道。有過必規。善事君者。繩愆糾謬。納之。

于堯舜僕讀宋儒集註決科名得有今日常慮
無以報古之賢人故有一知半解必標出之為
宋儒補偏救弊以俟後之君子子產曰從政有
所反之以取媚也孟子曰齊人莫如我敬王也
果起宋儒于九原必以僕為評臣畏友感謝不
暇而似村乃嘗其好翹人過以為名高不已誤
乎總而論之漢唐晉宋諸儒俱有功于孔子俱
為僕所敬畏宋儒立身亦卓卓可師然僕于漢

唐諸儒無所辨而于宋儒有微詞者何也譬如
易牙烹調之味其不強余食者亦淡而置之矣
若朝饗夕飧非此不可則不能震其名以為彼
治味者易牙也維有縮額猛吞而不敢一加搗
齏僕之不能不搗齏道味僕之過也若去以決
科之私心作衛道之公論非僕之所敢出也願
似村尊宋儒可不尊宋儒亦可尊宋儒而不善
尊宋儒則大不可幸三思毋忽

再與蕺園書

第二書論宋儒得失論正而氣和方知前札未盡招人疑○然朋友切磋不嫌往復○僕以為後之貶宋儒者皆講學而欲爭其席者也○僕非講學者於宋儒乎何爭○然胸中之是非不尊宋儒宜辨○尊宋儒尤宜辨○事父母事君且幾諫矣○而况古之人乎○足下所引宋儒謬悞者數端○皆昔人陳言不必再摘○吾以此知足下之心得者少

本朝文獻不哀枚

也就中所稱格物宜兼窒欲一語僕又非足下
而是宋儒夫聖賢學問自有條次所貴乎格致
者如人行路必先問程途郵驛當問路時雖至
慢者有何成見雖至貪者有何越思而何欲之
可窒乎窒欲即正心誠意也若格物之功已兼
窒欲則誠意正心為贅語矣要知聖賢格致之
時未嘗非誠意正心時也亦未嘗非修身齊家
時也恐其悞誠悞正悞修悞齊故格物以致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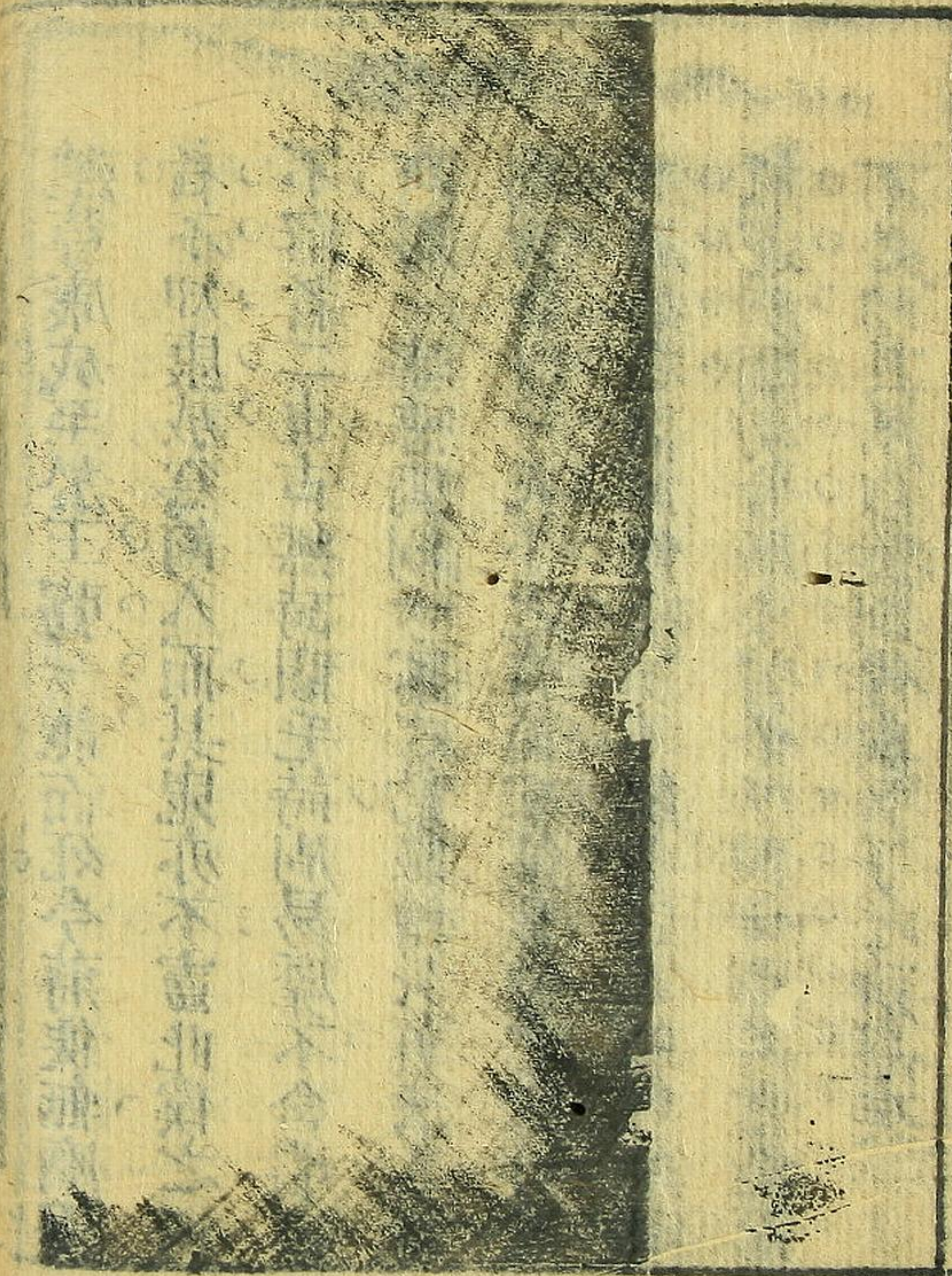
知耳若必待其理窮知致而始正心誠意修身
齊家也固已晚矣天下有心不正意不誠家不
齊身不修而冀其然曰吾方格物吾方致知之
人哉然則大學曰而后曰必先者其行文之道
如是讀者不可泥也王文成格庭前竹七日不
悟生疾遂求良知而詆宋儒不知物有本末大
學已明言之文成不格其本而格其末於宋儒
平何尤若謂有宋儒而死節者多則與孩童之

本朝文獻不哀枚

見無異史册所載死難之人或出于武夫悍卒
或出于匹夫匹婦其人皆耳不聞宋儒名自不
視宋儒書者也而何得以為宋儒功也人動稱
六朝為放達不知說禮家如賀循袁準范平擊
虞輩精深該博劉超鍾雅于蘇峻上殿時猶授
孝經論語劉阿稱不束帶不敢答兒之呼其實
學如彼其實行如此乃不能與宋儒一較伯仲
吾之所不解者一也六朝尊蔣帝至於南郊晉

魏尊康成至於王弼一試而死今蔣侯無廟學
者不知康成為何人而其鬼亦不靈此僕之所
不解者二也古無詩韻毛詩周易靡不含嚼宮
商周陸慈偶創一家之韻數傳失真唐人班
為功合以一天下之音而宋儒竟遵之以叶文
王周公之詩此僕之所不解者三也時會所趨
氣運所關功令所束習俗所困但順其當然而
不必叩其所以然則僕與吾子之辨息矣

不草之言之袁枚



答彭尺木進士書

來書教以禪學引文文山詩語云云似乎文山
不遇楚黃道人似不能了生死者僕不以爲然
古豪傑視死如歸不勝屈指倘必待禪悟而後
能死節則佛未入中國時當無龍逢比于居士
之意以爲必通禪而后能了生死耳殊不知從
古來不識生生死者莫如禪夫有生有死天之
道也養生送死人之道也今捨其人道之可知

不草之言之袁枚

而求諸天道之不可知以為生本無生死本無死又以為生有所來死有所往此皆由于貪生畏死之一念縈結於胸而不釋夫然後畫餅指梅故反其詞以自解此洪鑪鑿治莊子所謂不祥之金也其于生死之道了乎否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當時聖人若逆知後之人必有借生死以惑世者故于子路之問萌芽初發而逆折之來書云生死去來不可置之度外

尤謬天下事有不可不置之度內存德之不修學之不講是也有不可不置之度外者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也若以度外之事而度內求之是即出位之思妄之至也雖然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使佛果能出死入生僕亦何妨援儒入墨而無如二千年來凡所謂佛者率皆支離誕幻如捕風然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禱之而不應如來釋迦與夏畦之庸鬼同

一虛無有異端之虛名無異端之實效以故智者不為也。試思居士參禪二十年自謂深于彼法者矣。然而知生之所由來能不生乎。知死之所由去能不死乎。如僕者自暴自棄甘心為門外人矣。然而不知生之所由來便不生乎。不知死之所由去便速死乎。生死去來知之者與不知者無以異也。蓋亦聽其自生自死自去自來而已矣。易曰乾者健剛無以見易言乾坤有時

而生死也。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言陵谷有時而來去也。生死去來天地不能自主而況于人。居士宜靜寡欲有作聖基。惜于生死之際未免有已之見存。致為禪氏所誘有所慕于彼者。無所得于此故也。獨不見孟子之論生死乎。曰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陶潛之論生死乎。曰浮沉大化中不戀亦不懼。士君子縱不能學孟子亦當法淵明名教中境本廓然奚必叛而他適。

昔曹操聘虞翻。翻笑曰。孟德欲以盜賊餘賊汚人耶。居士招我之意。有類孟德。故敢誦仲翔之語以奉謝。

附來札

拙詩承不鄙棄。為正其得失。仰見先生接引。後輩惓惓無已之盛心。敢不拜受。經世出世。趣各有在。昔文信公在燕獄時。遇楚黃道人。受出世法。始得脫然于生死之際。故其詩云。誰知真息難。忽遇大光明。又云。莫笑道人空打坐。英雄歛手即神仙。其語具集中。可覆按也。先生英雄根性。所未留意者。獨此一着耳。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其可以人生一大事。而置之度外乎。願先生之更有以教之也。

佛者九流之一家論

韓子闢佛太迂。白傳佞佛太愚。折衷者其北朝高謙之乎。謙之之言曰。佛者九流之一家耳。夫九流者。君子之所不得已而存焉者也。三代下。四民不足以盡天下之民。于是陰陽星巫佛老。諸家興焉。如人身之有胼。指贅疣。如人家之有羸僕。有惰遊子弟。亦皆不得已而存焉者也。倘必欲芟除而攻去之。奚能哉。奚必哉。然予以為。

佛之非佛自知之不待人攻也。惟其自知故所以備攻者無所不至。而所以自衛與誘人者亦無所不周。天下有非其力而可以美食者乎。佛知之故。茹素有非其財而可以厚葬者乎。佛知之故。火化有僂民而可以留種者乎。佛知之故。不娶此皆佛之本意也。然其說則記之于慈悲矣。示寂矣。不姪矣。且慮其坐而食則病。乃禮拜以勞之死而焚則熄。乃塔廟以神之。無子孫則

絕乃招徒衆以續之。取于人而自利則術欲乃爲祈爲禱以利益之。城市居則聚乃踞名山勝境以崇耀之。曼衍其書一波窮一波又起。故聰明者悅焉。舍去其教元惡大慙立可懺免。故下愚者悅焉。嗜使佛而果自信其說則飲食男女可也。旌別淑慝可也。直指其理以示人可也。又何必在支右絀廣招濫受而爲是汶汶者哉。彼九流者其誕與佛同而不自知其非故且肉食

矣。婚。葬。矣。取。人。之。財。以。自。奉。矣。宜。其。殺。之。行。于。世。者。不。如。佛。也。然。不。如。佛。而。能。與。佛。常。存。者。何。也。則。以。無。業。之。民。非。此。不。養。與。佛。同。故。也。且。以。吉。凶。禍。福。之。說。動。人。亦。與。佛。同。故。也。夫。吉。凶。禍。福。無。人。而。不。動。心。者。也。因。人。所。易。動。者。動。之。乘。其。虛。句。其。餘。哀。多。益。寡。以。暗。輔。井。田。封。建。之。窮。以。補。周。官。閒。民。之。職。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周。孔。復。生。必。不。信。九。流。而。何。肯。信。佛。必。不。去。九。流。

而何獨去佛若夫吉凶禍福命也不因吉凶禍福而為善者知命者也孔子知命自言年且五十矣孟子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說是何造詣而謂常人能之乎韓子以知命之君子望天下之常人而白傅又甘以常人自待吾以為所見皆出高謙之下矣

荆軻書盜論

綱目荆軻書盜倣春秋之書齊豹也。誤矣。豹爲衛司寇，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曰盜。荆軻非秦臣也，爲天下除虎狼，其見大處遠過豫讓。非豹比也。夫周之亡天下，非若桀紂之亡天下也。亡桀紂亡獨夫也，爲獨夫報仇者頑民也。周積德累仁，千有餘年，子孫衰弱，無暴虐之迹，不遇尾大不掉，以亡于強秦，而秦反有桀紂之暴，以

滅文王周公召公之社稷以大義論之凡為周之臣民者復仇而義為六國之臣民者復仇而義彼荆軻者獨非周之遺民乎雖無燕太子軻誠勇士亦宜行也嗚呼軻之刺秦王豈真以燕太子飲食供奉之美而遽以身試哉軻雖下愚自待如螻蟻亦不應以區區之恩為之死也蓋天下之苦秦久矣其憐六國而思周也更久矣如姬之嬖侯生之老仲連之達張良之智田光

之深沉樊將軍之慷慨高漸離之窮且瞽皆不能一日忘秦者也彼俱欲刺秦王蹈東海而甘心者也軻與田光樊將軍高漸離交最善其音此志也久矣不過少督九圖與匕首耳彼太子者亦人豪也刺亦亡不刺亦亡與其坐而待亡不如刺之所謂順正以行其義也當六國盡亡秦兵且暮度易水之時而責以行仁義張三軍此凶年勸食肉糜之說也假使藁囊不至武陽

不驚殿柱不中刺死秦王軻一身當之扶蘇尚
幼秦大將擅兵于外其時張良田橫魏豹之徒
必有環視而起者秦燕之存亡未可知也天之
歷數必歸于秦而召公之血食終于就斬豈軻
與丹之心哉且軻固非暴虎馮河者也待客與
俱何嘗非臨事而懼之意而丹臨孤城待盡之
時勞心焦思皇皇促行者亦人情也國勢倉皇
既少同心又懼漏洩故軻不能將已意達之于

丹丹又危且怯計無再復而遂為白衣冠之送
君臣上下出萬死不顧生之計圖存社稷君子
讀史至此將涕泣哀傷之不暇而反加以盜賊
之名此又丹與軻所不料于千秋萬世之後者
也或曰然則張良之擊與軻同乎曰張良之擊
報于事後也軻之刺救于事前也軻事成而燕
且不亡是軻更賢于良也宋儒以良遇高祖義
而尊之見軻敗丹斬賤而賤之論成敗不論是

